

攀枝花正红



攀 枝 花 正 红

个旧市创作组

云南人民出版社

一九七五年·昆明

攀 枝 花 正 红

个旧市创作组

*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云南新华印刷厂印刷 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787 \times 1092 \frac{1}{32}$ 印张: $3 \frac{3}{8}$

1975年6月第一版 1975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8,400

统一书号: R7116·581 定价: 二角二分

目 录

攀枝花正红	田 碧 (2)
送肥前夜	程福运 (20)
一条皮鞭	沈锦光 (34)
山寨月夜	王建业 (52)
芭蕉花开	彭耀华 (68)
爷爷	段旭青 (86)
后记	(101)



附錄詳見雙，請意各端

超諸卷，京師郊外前前數百日既至，其手排一版如也

。去茲辛亥來天

庶幾太長計矣

轉壽前玉不期。丁

曆而周歲矣。計大

塾官與。四來人出

。思一念拜。小

於手所帶一故書我

分發計冊，委人

出冊送前冊谷，端

一意主。重太不

正餘計缺錄錄，安

攀枝花正紅

田 碧



—

刚才接到上级通知，由于战备急需，要我们购销店收购一批毛竹，运到白石滩的临时收购点，等部队后天来装车运走。



这任务太紧迫了。眼下正值春耕大忙，生产队抽得出人来吗？我有些担心。转念一想，好在这一带产毛竹的队多，把任务分散，各队的负担也不太重。主意一定，我就赶忙给玉

泉河边各生产队打电话，把任务落实下去。

就剩傣族生产队田坪寨的电话没讲了。他们的岩松队长我很熟悉，是个说一不二的人，这次交售毛竹，还不一说就通？我拿起话筒，就找岩松队长讲话。



“队长下田去了，找会计可以吗？”接电话的，是个童音未变的小姑娘。

我暗自纳闷，怎么会叫个小鬼来守电话？这时，话筒里响起一个男子的大嗓门：“有哪样事？”

我估计他大概就是会计了，便把意图告诉他。不料，我还没讲完，他竟象吵架似地嚷了起来：

“哎呀，同志，你来凑哪样热闹？最近生产上就忙得蹬打不开了，哪里还有闲人上山砍竹子？”

“你们队有个常年副业组嘛，停下其它副业，突击一下不就行啦！”我耐心地动员说。

“说倒容易，干起来可难啦；你还是另想办法吧。毛竹，我们一棵也……”

“同志！”小姑娘尖脆的声音打断了大嗓门，显然是她又夺过了话筒：“我们一棵也不少，保证按时送到白石滩。”

接着，话筒里传来了两人争论的声音：

“你嘴硬，到时候拆你家的竹楼去交！”

“只要国家要得着，拆就拆！”小姑娘说得很干脆。

“你胡闹！”

“你自私！”又听小姑娘说。

“咔嚓”一下，话筒里的吵嚷声没有了。我楞了半晌，无可奈何地放下话筒。小姑娘的泼辣劲倒叫人佩服，可她的话能顶用吗？听他们吵了半天，任务还吊在空中呢！看来我得亲自跑一趟。

二

第二天清早，我踏上了通往田坪寨的小路。心里有事，脚下生风；快近中午时，我来到了田坪渡口。从这里过河，爬一个小坡，就是田坪寨了。河边没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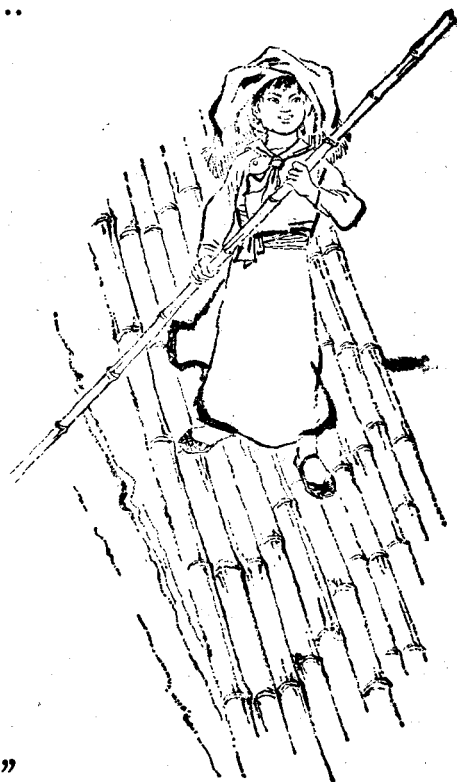
人，渡船也不见，往常很热闹的渡口，今天为何这样清静？我正感到诧异，河里传来了悠扬的歌声：

我是贫农的好后代，

毛主席的教导记心怀，

.....

歌声由远及近，伴着哗哗的流水声，分外动听。我寻声望去，河面上，一个穿着粉红褂子、绿色统裙的傣族小姑娘驾着一支竹筏，晃晃悠悠地飘了过来。



“呵—嗨！”

我照山区的习

惯，拖着长长的尾音向她招呼：“筏子划过这边来啊！”

听到喊声，小姑娘朝这边望望，便拨转筏头，用力撑着篙，迅速划来。

“叔叔，要过河吗？”筏子靠岸后，小姑娘问。

“是呵，我有急事要去田坪寨。”我边回答，边好奇地打量她：红润润的脸蛋，圆溜溜的大眼睛，头上顶着个太包头，年纪不过十三、四岁。

“快上筏呀，我也有急事哩！”她催促我。

我跳上筏子问：“你有哪样急事？”

“等一下你就晓得了。站稳，我要加油啦！”说罢，她就用力撑着篙，筏子一下冲出老远。

我感到惊奇：这孩子，竟有这般大的力气！“姑娘，叫个什么名字？”我问。

“你猜猜。”她偏起头，两颗黑眼珠一动也不动地盯着我，脸上现出神秘的微笑。没等我吭声，她又开口了：“告诉你，我叫春红，春天的春，红色的红。”说着，深情地望望河岸。

我顺着她注视的方向望去，只见一株株挺拔的攀枝花树，枝头上缀满了火红的花朵，远远望去，好似腾空升起的万簇礼花，又宛如空中落下的千绺晚霞，把清彻的玉泉河水都映红啦！

谈笑间，不觉到了对岸。我帮她把筏子拖上沙滩，

道了声谢，转身就走。背后“哗啦”一阵响，我回头望去，扎得牢严实实的一筏毛竹全散开了。接着，就见春红象搜寻什么似的，把每棵毛竹瞧了又瞧，挑出一些来放朝旁边。我觉得奇怪，忙折回去问个究竟。

“你瞧，”她指指拣出的那些说，“又细又短，有的被虫咬过，有的已经炸裂，只能留在队上编背篓、撮箕啦！”

“另外的这些呢？”

“拿去交售。”

“哦！闹了半天，原来咱俩急的是一码事嘛！”

“噢，你就是来收竹子的？”她惊奇地问。

“不错，正为这事着急呢。”我说。

她满有把握地说：“叔叔，放心吧，我们保证按质按量完成任务。”

毛竹下午就要放到白石滩，可现在只见一个小姑娘又运又拣，这怎么能不着急呢？难道会计真的不愿干这事吗？咳！我得赶快找岩松队长，及早采取措施……

我说了句“你忙着吧”，转身就往村里走。我已经走出一段路，她好象才发现，大声喊道：

“叔叔，你到我家去休息吧。我家住在村东头，门前有棵攀枝花。”

三

是该吃午饭的时候了，寨子里还是空荡荡的。我想，索性到田里去找吧！刚走几步，就被迎面来的一位大妈叫住了。听说我要去田里找队长，她忍不住发笑说：

“同志，我们山区的田，东头岩子下一片，西边山箐里一冲，从早到晚也转不完，你到哪里去找？”

“这也倒是……”我为难起来。

“看你急的！先回家歇歇气，喝口水，我给你去叫。”大妈不由分说地把我拖到她家，递给我一碗开水，出门去了。

我闲着没事，见桌子上有一本红塑料壳的书，就拿出来翻看。原来是个笔记本，扉页上有“奖给优秀红小兵刀春红”几个红字。啊！春红，不就是渡我过河的那个小姑娘吗？我逐页往下看，有学习毛主席语录的心得体会，有雷锋日记摘抄，有参加队上劳动和帮助烈军属、五保户做家务的日记，有大批判的发言稿……

我正看得入迷，突然听到大妈的声音：“哟，看你这同志，一坐下就用起功来哪！队长马上就來。”

我拍拍手里的笔记本说：“大妈，春红是你的孙女吧，真是个好姑娘！”

大妈微笑着点点头。一提起孙女，大妈的话就象山上的泉水，没完没了。她告诉我，春红从小就热爱劳动，关心集体。这一年多来，又当了奶奶的小老师，天天晚上教奶奶识字，跟奶奶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

“哈哈，大妈又在夸孙女啦！”随着一阵爽朗的笑声，岩松队长已经站在我跟前，高兴地望着我说，

“说真话，这姑娘就是不错。你们要的这批毛竹，她出力可不少啊！”

“春红？她……”

“昨天上午是你打的电话吧，接电话的就是春红。”岩松队长在我对面坐下，拉开了话匣子。

学校刚宣布放农忙假，春红就来找岩松队长，要求分配任务。队长知道，被这孩子缠住，不给她点事干别想脱身。可是，最近生产上适合孩子们干的活计不多，岩松队长想了想，就分她到生产队办公室去守电话。

“我不！”春红把头一扭，嘴撅得老高。

“好啊，第一天就不听从分派，以后不要再找我。”队长假装生气，抬脚就走。

“队长，我干，我干！”春红追了几步，急得直跺脚，惹得队长抿着嘴笑。

第二天，春红一大早就到了办公室。一个上午，她手不停，脚不住，把办公室里里外外打扫得干干净净，收拾得整整齐齐。然后翻开《雷锋的故事》，坐在电话机旁聚精会神地读起来。

会计来了。他满脸喜气，走进办公室对春红说：

“春红，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明天就要烧窑啦。”

“什么？明天就烧窑？前几天队上不是作了决定，秋后才烧吗？”

“春红，你不知道，这几天邻近一个生产队有几户社员要盖新房子，急需砖瓦，现在烧窑正是时候，准能给队上多搞点收入。”

“提前烧窑，你给队上商量过？队长可同意？”

“用不着商量，只要钱拿到手，我想队长准不会有意见。”

“我不赞成，队长也不会同意的。我听队长说过，秋后烧窑为社员盖新房子，是大队党支部的决定，现在正值春耕大忙时间，劳动力要用在农活上。”

就在这时，电话铃响了……

歇晌的时候，他们在田里找到岩松队长，又吵开

了。听到吵声，社员们不约而同地围了过来。

“提前烧窑还不是为了给社员增加收入，巩固集体经济，又不是我装腰包。”会计急得青筋直冒。

“国家急需毛竹，供销社打来电话，你推三推四，一听说有人要盖新房子，烧砖瓦可以搞钱，你就急急忙忙地要提前烧窑。”春红噼噼叭叭，象打连珠炮似地说，“你不想想，现在烧窑就得跟农活争劳力，影响春耕生产。这话是队长在社员大会上说的。我看你是被钱迷住了心窍。”

社员们一听，象一锅烧开水，“哗”地议论开了：

“春红讲的在理。只想钱，不想粮，会走到邪路上去的。就是不能提前烧窑！”

“是呀！去年秋收的时候，会计把队上的骡马派去搞运输，说是给队上搞笔收入。要不是队长发现得早，及时纠正，我们的公余粮就差点不能按时入仓了。现在会计又自作主张，我看他就没有接受上次的教训。”

“毛竹一定得按时交齐。秋后烧窑是经过社员大会讨论决定的，谁也无权改变。重钱轻粮，这是资本主义倾向。”一位老贫农斩钉截铁地说。

“那好吧，”会计无可奈何地说，“窑不烧了，但是这批毛竹，就是把副业组全部拉上山，明天也砍

不够，旁的人又抽不出来……”

“用不着发愁，还有我们红小兵呢！”春红扬起头说，“全村的红小兵一齐出动，加上副业组，今天下午就干，到明天保证能砍够。”

……

听到这里，我忍不住称赞道：“春红这么点年纪，就分得清是非，又不怕得罪人，真是毛主席的好孩子！”

“唔，是棵好苗。”

“瞧你把她说的。”大妈看看队长，接着向我说，“春红有点长进，还不是队长教的嘛。平时呀，队长就常给她讲毛主席的教导，队上有事，也让她参加出个主意，给社员读报纸呀，出黑板报、办宣传栏呀，都放手让她去干。没队长他们，春红能干得了啥？”

“哈哈！”屋里爆发出一阵会心的大笑。门外，那一树火红的攀枝花，迎着金灿灿的太阳，仿佛也在欢笑。

四

岩松队长告诉我，毛竹已经砍好，都堆在河边了，下午就可以放运。他说还有别的事，先走了。我

急着要去河边看看，大妈一再吩咐：早点同春红一起回来吃饭。

我走到河边，见沙滩上摆满了一堆堆毛竹。竹堆旁，一群红小兵和几个社员在忙碌着，不时传来春红尖脆的声音：

“大叔，再认真拣拣，别把坏竹也扎进筏子里去呀！”

我心里一阵热呼，情不自禁地叫道：

“春红！”

“叔叔，你看这些又粗又大的竹子，就要放到白沙滩去了！”春红抹了一把汗，两眼放射出喜悦的光辉。

“太好了！真是毛主席的红小兵！”我心情非常激动，停了一会，才想起出门时大妈的吩咐，就说：

“春红，该叫小伙伴们回家吃饭了。”

“好！”春红笑笑，把手一挥，“大家快回家吃了饭再来。”

红小兵们互相嬉笑着，追逐着，蹦蹦跳跳地离开了河边。

我和春红到了家，大妈已经摆好热腾腾的饭菜。我们刚吃完饭，一个红小兵急急忙忙跑来说：

“春红，会计他们正在扎筏子要走，还不快去！”

“真的？”春红飞快地跑了出去。我也紧跟着追